

让孤僻小花向阳绽放

石门县皂市镇完全小学 张颖

那天的语文课上,我向全班提问时,发现角落的小萌把头深埋在臂弯,瘦弱的肩膀微微颤抖。她衣着整洁,文具精致,但眼神躲闪如受惊小鹿。作业常留空白,问及原因,她轻声道:“大家都觉得我是废物……努力有何用?”

起初,我以为她只是性格内向,直到一次偶然的闲聊,我才明白真相。某天放学,一位住在小萌家隔壁的家长无意间提起:“她家里条件不错,父母舍得花钱,但夫妻关系紧张,很少管孩子。忙起来就丢个手机给她,有时她能看一整天……”

我的心猛地一沉。原来,那些精致的文具、漂亮的衣服,不

过是父母用物质填补陪伴的缺席。一个渴望被爱的孩子,却在日复一日的忽视中,渐渐相信自己不值得被爱。

我不能再等。第二天午休,我把小萌拉到身边,递给她《秘密花园》,说玛丽也曾孤独,但找到了魔法。她攥紧书页:“老师,我不知道爸妈爱不爱我……”

她的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,却像一根细针,精准地刺中了我心底最柔软的地方。那一刻,我决心要做她的光。

“小萌,你比想象中更勇敢。”从那以后,我在课堂上为她搭建了一座“自信阶梯”——即使再微小的进步,我都会放大鼓励:

“小萌,你的朗读真动听,来当‘小老师’带大家读一遍。”

“看!你的字迹愈发工整了,仿佛春日里一朵朵悄然绽放的小花。”

“回答问题不用怕错,你的想法很珍贵。”

同时,我对她的学习要求更加严格。“老师对你严格,是因为我相信你能做到。”我一次次告诉她,“你的潜力,恰似待放的花苞,终将绚烂绽放。”

渐渐地,她的作业本不再荒芜,字迹如春芽般舒展;课堂上,那只总蜷缩在桌下的手,终于像初绽的蓓蕾,怯生生地举了起来。

如今,小萌的天空仍偶有阴云,但我知道,那颗埋在她心里的自信种子,已在悄悄发芽。她开始微笑,开始主动和同学交流,甚至在班级故事会上,用清亮的声音讲述《秘密花园》的片段。

教育的真谛不是修剪相同的形状,而是让每颗星星找到自己的光。我愿继续守望,用耐心和爱,陪她成长。

每当《童年》的旋律响起,我总想起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湖南祁东的冬日。父亲常年在外,六岁的我便跟着乡邻孩子打猪草、捡田螺,和小伙伴们在山山水水间“穷开心”,春夏秋的乐趣是漫山遍野地跑,而冬天的快乐,藏在结冰的河边,更藏在那个用网丝扎成的网箱里。

冬日的清晨亮得慢悠悠的。冰霜还凝在树叶上,我就揣着妈妈弄好的香料鱼饵,和小伙伴扛着网箱朝河边跑去。网箱是一个用小铁丝撑起四方体,四周都有侧口,侧口是锥形,外小内大,像个请鱼入瓮的小陷阱,放入香鱼饵,饿了的鱼一游进去就很难再出来。我们将其投入河中央,只等下午来收。

天冷,我们放完网箱,有时奔回家,围坐火炉边吃烤得焦黄的红薯条,全身很快就暖和了。有时爬梯去掏屋檐竹筒里的小麻雀,嬉笑不已。

中午过后,我们在院子里踢毽子、跳皮筋、玩老鹰抓小鸡。累了就围坐一圈,轮流讲些听来或瞎编的故事,笑声能传到河对岸。

下午,暖阳斜照河面。我们去收网箱,有的空空如也,有的则有鱼儿蹦跳。我的二十多个网箱,小鱼、泥鳅、河虾加起来竟有半桶。提回家交给母亲,晚上就能喝到乳白鲜美的鱼汤。剩下的鱼被母亲连夜洗净,撒上盐和辣椒,在炉火上烘干,做成咸香的小鱼仔。

后来我们各奔东西。故乡的河、网箱里蹦跳的鱼、炉火边的红薯条、院子里的欢笑声,都成了久远的往事。但每当《童年》响起,那收网的期待、游戏的欢笑、热气腾腾的鱼汤,每一个场景都清晰如昨。

那段简单欢乐的童年,像一束暖阳,始终温暖着我奔波的岁月。

童年网箱
衡阳市作协会员 曾艳兰



忆情

冬风起,腊肉香

吴海贝

冬风一起,我就知道该给母亲打电话了。电话那头的声音带着笑意:“明天买肉去。”这成了我们母子入冬的默契。

母亲做腊肉,须是肥瘦相间的五花肉。她伸出两指轻轻一按,便知厚薄。我最爱看她配腌料——粗海盐在锅里炒热,投进花椒、八角、桂皮。盐粒哗啵作响,那股热烘烘的香气,能把屋子的寒气都驱散。

待盐冷却,母亲便把每一块肉当宝贝,里里外外细细揉搓。她的手在盐粒和肉脂间穿梭,不一会儿就冻得通红。将肉块密密码进陶瓮,压上青石后,便是等待水分被逼出,滋味渗进去。

十来天后便可晾晒。用铁丝穿了肉,挂在朝南的屋檐下。母亲会仰头端详她的作品,根据颜色调整位置。这份细心,与她照料儿时的我如出一辙。

腊肉的吃法,最朴素的反而最妙。腊肉用温水浸软,上笼蒸熟切片。脂肪部分变得透明,瘦肉是殷红的。直接吃,咸香绕舌;若与冬笋同炒,腊肉的醇厚托着笋片的清甜,便是冬日无上滋味。

离家多年,每至年关,母亲总要托人捎来几条腊肉。我将其悬在阳台上。北风吹进来时,那熟悉的气味,便让我觉得,自己与那片土地,还有着最实在的牵连。

最好的滋味与最厚的人生,就藏在这屋檐下的烟火里,藏在母亲被盐渍红的手指间,藏在我们共同守护的、一年一度的冬日里。

双向奔赴

印象



翁桂涛/摄

抒怀

围炉,是件诗意的事

新宁县井水龙学校 林怡静

须得是冬日,夜里,最好有风雪敲窗。这时候,生起炉子,诗意便跟着那蓬松的火苗,摇曳着升腾起来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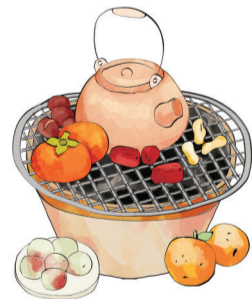
起初是几块黯然的炭。引火的松枝哗剥响过一阵,偃旗息鼓了。可灰烬里,一缕执拗的暖气苏醒过来。终于,炭上泛起一丝若有若无的绯红,像少女的羞赧。这羞赧渐渐漾开,成了酣醉的酡红,最后,坦然地开成一朵橘红的、温暖的花。

炉火稳了,人的心神便也定了。外头的风,任凭它去吼;外头的雪,任凭它去飘。这一方小天地里,只有光,只有暖。身子被烘得懒洋洋的,什么都可以想,什么都可以不想,便觉着是

个自由的人。这安闲与自在,便是炉火最珍贵的诗意了。

古人也是爱这炉火的。白居易写:“绿蚁新醅酒,红泥小火炉。晚来天欲雪,能饮一杯无?”我总不去想那新醅酒,只想那“红泥小火炉”。它红着脸膛,守在欲雪的黄昏里,不单为温酒,更为等候一个必将叩响柴扉的故人。那炉火,是先暖了人心,才暖了人身。

忽然一声轻微的“哗剥”。一块炭爆裂开,迸出几颗俏皮的火星,倏地一亮,便隐入灰里去了。这让我想起童年在外祖母家的冬夜。我们挤在土炕上,炕洞里燃着旺火。外祖母总在炉灰里埋上红薯或栗子。睡到半夜,一股勾魂夺魄的甜香钻进梦里来。我们



便揉着睡眼,在暖烘烘的被窝里,分食那烫手的香甜。那时的炉火,映在外祖母慈祥的脸上,是我记忆里最安稳的颜色。

炉火渐弱,炭块化作了通体透明的红宝石,叠成一座小小的、即将倾颓的塔。热闹是它们的,这最后的、静默的庄严,也是它们的。

我们这一生,所求为何?或许不过是这样一炉燃着的火。它不言,却仿佛说尽了一切。炉火终将熄灭,但被它温暖过的心,总可以带着这片刻的诗意,去对抗窗外漫长而坚冷的现实。